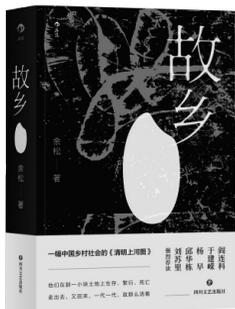


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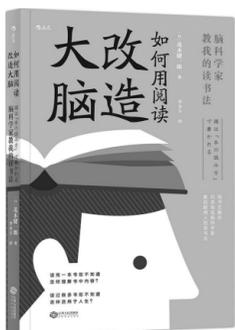
《故乡》，余松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70后”作家余松的长篇小说《故乡》，借助米村这个微如一粟之地，展现了中国东北乡村30余年来的变迁。作品着笔于代、陈、张、段四家，涵盖了几乎中国所有样貌的村民人物。日常生活的简单、松弛与时代变化的恢宏相交织，碰撞出最为真切的矛盾纠葛，所有人的命运都被表现得极为精致又震撼人心。作者如同在米粒上雕刻中国当代乡村的灵魂，唯就一幅腾着生活热气的、带着痛感与温情的万里长卷，被于建嵘、杨平等学者、评论家称为“一部厚重的乡村编年史”“中国乡土社会的《清明上河图》”。



《独角兽》，庞贝著，花城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蒸汽机的发明开启了人类工业革命，人工智能又将会为人类带来怎样的前景？本书是一部具有科幻色彩的现实题材小说。中国南方某城，蒙冤入狱的云志公司前董事长艾柯因改进测谎技术提前获释。艾柯博士是普林斯顿毕业的顶级生物传感专家，仰赖其脑电传感技术，云志公司有望快速成为机器人行业的独角兽企业。Unicom脑电传感技术本是艾柯独创，如今却被国外某公司窃密并反告侵权……



《如何阅读改造大脑》，[日]茂木健一郎著，李力丰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读完一本书，却不知道怎样理解书中内容？读过很多书，却不知道怎样活用于人生？日本脑科学家茂木健一郎，用科学的思维讲述阅读与大脑的关系，结合个人丰富的阅读经历，教我们如何通过阅读改造自己的思维方式，提高面对不同人生时的共鸣力，与他人愉快地交流沟通力、用文字表达自我的写作力。书中提及70多本影响世界和个人的优秀书籍，可以激发我们将阅读和思考延伸到本书之外，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



《如何正确吵架》，[美]朱迪斯·莱特·鲍勃·莱特著，钟辰丽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本书作者莱特夫妇对婚姻进行了30年研究，他们发现，一味回避争吵、维持表面和谐的做法，会让伴侣失去共同成长的机会，对爱情有害无益。只有学会正确的吵架方式，勇敢吵、坦诚吵，才有机会解决各自身上和亲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作者将日常生活中的争吵分为15类，剖析了关于爱情和婚姻的各种常见误区，提出了帮助伴侣获得幸福的6条技巧。（李西米）

# 写一本不落窠臼的地理书

■本报记者 贡晓丽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出自《道德经》中的名句，高度概括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道家思想精华之所在，它包含了“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意味。

对于中国这片土地来说，自然有着塑造棋盘地文格局的构造性力量，而人也用强劲的力量改变着地球表面的细节。人力如何影响了地质变化的速度？又或者在小片地区和有限的时间里，人类是如何阻止或者逆转了自然的进程？在《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以下简称《神州》）一书中，美国华裔学者段义孚试图给出答案。

## 关注自然和历史的力度

观赏古代名家的水墨画，山峦崎岖、草木丰润，却很少有纯粹只画风景之作，其间点缀的或是村庄茅舍，或是渔樵行旅。有人才算美，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在数百年前的画作中有所体现。

中国人经过数千年的连续生活与劳作，在广袤的土地上营造了多元的景观风格，段义孚就在书中描述了中国景观中所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同时他又认为，不时关注自然力量和历史力量颇有裨益，因为这些力量曾使中国人转变对周围世界的关注点。

传统的区域地理著作通常是先写自然地貌，然后接着写人文景观。段义孚在该书序言中表达了这种写法的缺陷，“描写人文景观，自然的力量就隐而不见”。因此，段义孚在写这本书时，力图克服这种缺陷，将经济、社会和文学、技术贯通起来。“一个理性的想法就是要写一本不落窠臼的区域地理书。”

“这是一本历史地理书。”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告诉《中国科学报》，地理不是一成不变的，探索发掘其演变的过程，是人的本能。段义孚也曾表达过，“人是有归属感的。对我而言，归属感的三个来源是：历史、地理和语言。”

“我们与人交朋友，一定会探问对方的过去，对地理也是一样。”唐晓峰表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定会追溯源地地探究文化与地理的演变过程，而《神州》一书，正是将历史和地理相结合的作品，可以作为探索的窗口。

唐晓峰认为，《神州》的另一个功能是让读者看到一种新的描写地理的手法——分段落着并没有什么新奇感，但从整本书的体例来看，它将地理和历史融合到一起，从历史的角度看地理景观的变化。

“段义孚的《神州》在材料组织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即将人文与自然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北京师范大学地理与遥感学院教授周尚意说。

##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其实，《神州》一书的英文原版（China）在1969年出版，而在时隔50年后的2019年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

为何选择这本书，该书责任编辑王立刚告诉《中国科学报》：“因为国内很少看到一本讲述中国从古至今地理景观变化的书，作为一个编辑，我认为我们的知识结构中应该有这个部分。”

王立刚认为，将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是十分合适的，就像段义孚自己的警句所说，检验艺术品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段义孚20世纪70年代提出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2012年左右又提出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 geography），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后者包括前者。前者是以反对科学主义地理学主旨的学术思潮，后者以赞美人性之光芒为核心。

一直追踪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周尚意，如此解释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基础现象学：按照现象学方法，地理学家在用语言文字表达一个区域时，首先明确这些文字打着表达者主体性的烙印，其次作者是用日常生活中个人的身体经验来述说的。

《神州》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段义孚先生早期的著作。国内翻译出版了段义孚许多著作，例如2005年出版的由周尚意翻译的《逃避主义》，以及2018年出版的《恋地情结》等。但是《神州》一书还是比较特殊，因为该书原文出版是在段义孚提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概念和学科框架之前。

“对于读者而言，将《神州》与段义孚的其他著作比较将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周尚意认为，该书可以与段义孚2007年出版的《回家记》（Coming Home to China）作对比。

“《神州》中译本的出版，对了解段义孚学术思想、了解人文主义地理学是非常重要的。”

## 让地理意象延续至今

“段义孚是一个博学之人。凡是读过他学术著作的人，都了解他的文字风格是旁征博引。”周尚意向《中国科学报》介绍，客观地说段义孚对西方历史文化的了解比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得深，毕竟1930年生于天津的段义孚10岁就随父母离开了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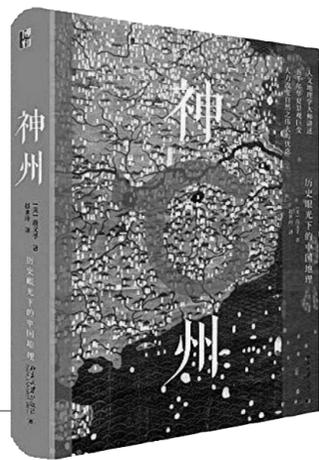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他通过查阅关于中国的古今文献，努力给外国读者呈现一幅‘神州’地理画卷。”周尚意说。

因为翻译过段义孚的作品，对段义孚的学术思想有所了解，周尚意最先接到了《神州》的翻译邀请，但最终她推荐了北大历史系博士毕业、现居加拿大的赵世玲。

“赵世玲在翻译此书时，为将书中许多中文文献的英文译为原著的中文，花了很大气力。有时为了一首诗，甚至花几个月的时间查找。本书中，每段中文古籍文献的英文引文都精确地‘对回’到原始中文。她在加拿大找中文古籍文献不易，就回国来查找。如果读者阅读《神州》，就可以看到译者（包括中文版序的译者王立刚）的翻译功力了。”周尚意说。

由于成书较早，段义孚所作《神州》只写到“1950年后的意识形态和景观”，最后一章“改革开放（1978—）：尚未休止的巨变”则由唐晓峰撰写。“第九章在风格上与段义孚非常像，也是紧扣‘景观’，强调人与自然有机融合，与前面的八章没有违和感。”周尚意介绍，“读者通过阅读建立起的中国地理意象，有了第九章，这个意象就可以延续至今。”

“我们有谁能说自己了解神州的全貌？那些真切印在我们脑海和心田中的祖国山水，多是我们用五官深切感受过的。”周尚意说。



《神州》一书的英文原版（China）于1969年出版，2019年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

## 对话责编

《中国科学报》：你对作者段义孚作何评价？

王立刚：我和段先生之前没有交往，但是关注到他的著作之后，作了一些调查，对他的成就深为钦佩，他不仅在学术上开宗立派，成为大师，而且在文笔和写作上天赋非凡，言而能文，行之必远。很多赋人学者，普遍的写作技巧粗糙笨拙，而且常常以为学术写作必然艰涩难懂，才是地道，殊不知各个领域里的大宗师往往特别能文善道，就连“科学怪人”爱因斯坦也写得一手好文章。

这次因为要出版《神州》，所以致函段先生请其为中文版再作一序，因其年事已高，我只是一试，并无必得之心，没想到段先生很快就好发来，读之满纸风动，其眉目如在眼前，可见天才之心，如赤子不老。我情不自禁动手翻译，想来应该能传达出他的一些真实性情。

《中国科学报》：中文版中有大量的景观图片，是如何选择的？

王立刚：这样一本书，如果没有图片，的确非常煞风景。所以我竭尽所能，搜集图片，其中的照片，多得自爱好摄影的朋友、同事，还有我本人十几年的积累，少数购自图片网站。因我社并不以制作地图为擅长，且地图出版限制严格，所以这本中国地图很少，算是一点遗憾。但总体上，我暂时也只能将此

书照顾到这个程度，希望能让读者获得一种享受。

《中国科学报》：如何理解这本书是“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

王立刚：我在想，为什么中国画里极少有纯粹的自然风光，因为“无人”的自然在古人看来并不美。记得我第一次去江南，发现苏浙的大城市和北方别无二致，而乡村里的稻田间矗立着奇形怪状的二层三层楼镶着瓷砖和绿玻璃的民居，感觉和北方灰头土脸的民居是不同方式的Low。这种断裂在西方也一样，譬如埃菲尔铁塔之类的，西方现代艺术家把这种怪诞包装成“高级”艺术，在全世界推广，所以我们就看到，中国的一、二线城市都以拥有几个造型怪异的巨大建筑为荣。

段义孚先生说，如今的建筑散发出工程和技术的强大力量，但似乎是实现设计师的狂野想象，或制造令人景仰的形状，而不是让人能在其中舒适地居住或工作。我想这对于我们如何看待现代建筑，是很好的洞察。而事实上，一些建筑师在努力弥合古今之间的断裂，譬如前段时间被称为最美回迁房的杭州东梓关新民居。我想如果我们都有一种历史眼光，那么在营造景观的时候，会有更多选择，会有新的创造，而不是简单地模仿、移植西方的那些“外星建筑”。

## 我读

# 吴硕贤：从《诗经》中获益匪浅

■本报记者 贡晓丽

有些专业背景是自然科学或理工科的学者，阅读兴趣却在人文领域。看起来，他们的专业和兴趣是分离的，但恰恰是这样的结合，沉淀一条独具个性、专属于自己的科研轨迹。中科院院士吴硕贤就是这样一位学者。

《中国科学报》：你最近正在读什么书？

吴硕贤：除了专业书籍外，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彼得·沃森著的《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这本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人类有史以来重要的思想家与科学家所贡献的，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思想与科学理论，属于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值得一读。

《中国科学报》：你的非职业阅读偏好是什么类型？

吴硕贤：我喜欢阅读的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化典籍，包括诗词，如《诗经》《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之类，也喜欢看传记，年轻时还喜欢看小说。

《中国科学报》：这样的阅读对你的工作有何帮助？

吴硕贤：作为一位科技工作者，除了努力学习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外，还应当努力学习、继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包括科技典籍，发掘其中宝贵的遗产，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这方面屠呦呦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她正是从古代文献中得到启发，找到了正确的萃取青蒿素的途径，获得了诺贝尔奖。

我本人从阅读《诗经》中也获益匪浅。我曾在《建筑学报》学术论文专刊

中发表了《〈诗经〉中的声景观》一文，就从声景（声景观）的视角来研究“诗经”。所谓声景，简而言之就是指声音的风景。我发现《诗经》中有大约28%的内容与声景有关，甚至许多篇名都与声景有关。

《诗经》创造了大量象声词来描述声景，例如“关关雉鸣，在河之洲”，“关关”就是形容鱼鹰叫声的象声词。再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等，皆然。我还发现《诗经》中尚有大量篇幅描述先民对包括日、月、星、星光以及彩虹、庭燎等由光所造成的景象的观赏，从而受到启发，首次提出光景的概念，倡导建立光景学的新学科。

所谓光景，指的主要是由自然光源或人工光源、光影及其变化所形成的景观，或由光源、光影对比较或变化引起强烈视觉印象所形成的景观，是视觉景观的一个特别类型。最近，我还主持中国科学院一个咨询项目“继承弘扬传统文化，提升人居环境品质”，主张关注与拓展包括声景、香景及光景三景在内有关人居环境的研究与应用实践，提升人居环境品质，留住乡愁，建设美丽中国。由此可见，乍看起来似乎是非专业的阅读，却往往可能有助于本专业的研究。

《中国科学报》：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

吴硕贤：从各个方面对我产生深刻影响的书籍不少，但要明确说出究竟哪本书对我的影响最深，却很难。我只能举例一本书，作为对我产生较大影响的书籍的代表。我受老子《道德经》的影响颇深，例如我颇赞同“上善

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理念，形成我比较淡泊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我也赞同以柔克刚的“水德”，在科研治学，包括业余爱好方面，一直主张并践行不求速效，而是以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韧性坚持，来最终取得成效。例如，最近两三年，我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平均每日写一首诗在微信群上发表，累积起来也很可观，至今已写作近千首诗词，其中400首在不久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取名《恒吟集——每日一诗词》。

我还从《道德经》中得到启示，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大音希声 大象无形——城市规划的重要哲理》。我认为现在许多城市病所以发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忘记老子在《道德经》中的教导，没有做到重无形，重留白。所谓希声，是指音乐中各乐音、各乐段之间的停顿与间歇，就是静谧，就是“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无声。在音乐这种时间性的艺术中，正是这种希声与乐音的相辅相成，方才形成了节奏与韵律，构成了音乐之美。同样，在建筑这种“凝固音乐”的空间性艺术中，也唯有注重无形，注重建筑与留白之间的相辅相成，方才形成空间的节奏与韵律，构成城乡之美，同时避免了诸多城市病的发生。

《中国科学报》：你的阅读习惯如何？你平时会选择听书吗？

吴硕贤：我历来主张并践行精读与泛读相结合。人生有涯而书海无边，因此不可能凡书皆精读，只能精读那些对于本人具有安身立命之作用的专业经典，或须反复研读，而每次都能有新

理解、新启发的专业外的经典名篇。至于大量一般性的读物，只能泛泛而读。

我喜欢阅读纸质书，因为较不伤眼，又便于标注。我很少听书，主要是手头缺少可供听书的书籍。但我却认为听书不失为一种好的获取信息与知识的途径。朱熹、张载都说过“声入心通”。教育的主流途径就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而且听书可在暗环境中进行。汉字中表示暗环境的“暗”“黯”等字，大都有个“音”字旁，说明声音信息可在暗环境中交流。

《中国科学报》：你的阅读时间是如何分配的？

吴硕贤：没作过统计，非职业阅读至少占阅读时间的60%。当然，我阅读不少非专业书籍，还是希望能用来作为本专业教学与研究的参考。因为我有一个理念，就是世上存在的问题本身是不分专业的，专业完全是人为的划分。因此，许多问题可能是从某一专业领域提出的，但解决问题的钥匙，却可能藏在其他领域。这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也是我们提倡博学，提倡多做跨专业领域阅读的道理所在。

《中国科学报》：如果请你给青年人推荐一本书，会推荐哪一本？

吴硕贤：我想到的一本书是《成语词典》。我认为成语中凝练了大量先贤和民间的智慧。许多成语可作为人生的箴言和座右铭。我本人从成语中获益良多，我曾将学习成语的心得体会写成一本书《成语新解与杂谈》，由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吴硕贤 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建筑环境声学教学与研究。

## 语录

我发现《诗经》中有大约28%的内容与声景有关，甚至许多篇名都与声景有关。